

## ■ 思想点滴

## 寻找焦点花

○春和

盆花插好，摄影师过来拍照。他转了两圈，找不到聚焦点。我暗自思忖，明明插上焦点花了，他怎么找不到聚焦点。我随摄影师的目光仔细观察盆花，望过去每面都错落有致、上下呼应，只是每面都波澜不惊，确实找不到聚焦点。

我盯着那朵作为焦点花的百合，问题出在它那里。这朵三个枝头的百合只含苞不怒放，矜持地站立叶材中间，显得低调不起眼。我立即换了朵盛开的粉百合，整盆花一下子亮起来。摄影师兴奋不已，举起相机围着盆花拍个不停。

焦点花属插花术语。它是花艺作品的核心，处在构图中下位置，一般选用丰满、茂盛、匀称的花材。这次插花，我选百合作为

焦点花。盛开的百合花朵呈块状，颜色清丽，在整盆花中起着点睛作用。

自从学习插花后，我经常在沿途寻找焦点花，却从未发现合适的，要么花朵偏小，要么色泽太暗，要么花型普通，它们担不起焦点花的重任。我疑惑，难道一定要在特殊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大型花朵才能做焦点花？

偶然见到一则新闻：天安门广场中心花篮以红掌为焦点花。红掌花型那么小，怎么成焦点花？据制作者介绍，他们把红掌做成了组合花。红掌颜色是红的，像一颗颗红心，寓意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进。我突然开窍，普通的花朵只要聚集起来，也能成为焦点花。

花如此，人一样。一件事，参

与或关注的人多，影响面广，自然成了焦点。我在职场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焦点，那个焦点不是“花”而是“问题”。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企业改制，大批职工因此分流了，改制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经济来源，也改变了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。在大浪大潮面前，有人乘风破浪大步前进，有人无所适从迷茫徘徊。那时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接待被改制的企业职工。在听他们倾诉的同时，我思考着所涉人群及其他他们今后的出路。梳理中，被接待人群的面貌浮现出来，他们大多是企业的基层员工，企业是他们另一个家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，他们急需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支撑点。那时，我们把事关大批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焦点问题，当天汇总情

况，向上级反映问题根源，提出解决方法以及可能引发的下一个焦点问题。

习惯成自然。后来，我到了其他部门，在参与调研重大变革措施时，第一反应就想着可能涉及的人群和引发的焦点问题，与其他部门一起做好风险评估和预警预案。我的最大愿望是变革措施平稳走进群众、服务群众、普惠群众，如春天的好雨，无声地滋润百姓生活。

几年过去，我离开了那个部门，关注焦点不再是我的职责，但身边不断出现的网络热点常唤醒我的注意力，使我禁不住多看几眼，如近期顶流明星被刑拘事件等。有时，我也陷入困惑，别人的事怎么会有很多网友围观、评议、传播？经历事情多了，渐渐

明了，我们正处在包容开明、通讯发达的数字时代，人们对有涉公序良俗的事件发表个人看法也属正常。只是把人性的黑暗和卑劣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带给人们的体验是喧嚣和嘈杂，感受不到解决问题的务实和真诚。

近日，我与老师探讨焦点花材。她说，插花本身要求“起把宜紧”，视花器为大地，将枝条尽量靠紧，让人感到植物都从一点出发，一处生长，这样的插花才有生命力，至于什么样的花材做焦点花，则由插花人的构思决定。

我回头再看那朵焦点花，绚烂而美丽。从今往后，焦点花无论是艳丽花还是普通花，我都愿做它的插花人，让它尽情散发美的韵味，在生活里成景成境。

## ■ 亲身经历

## 监管所记事

○吕煜明

省里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进入第三天，无事不出门，出门戴口罩，成为我们防控疫情的一条“铁律”。于是，口罩等防疫物资全线告急。上头下拨到我们监所的口罩数量极其有限，本单位工作人员所需尚存在较大缺口。而每天监所陆续要释放刑满人员，这部分人员出所时给不给他们戴口罩？有人提议，让前来接回释放人员的家属自己想办法解决。

非常时期，口罩戴与不戴关乎人的生命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。对此，所里主职领导思想统一，认识一致：无论是在押人员还是将要释放的罪犯，其生命都受法律保护。我们宁可想些其他办法，或者自己节约使用，也要匀出口罩给出所人员，规避其释放返家途中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。

这篇报道所反映的内容：一位名叫小丽（化名）的女子，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所。小丽被绍兴市中院裁定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。有一天，管教民警小杨发现小丽情绪十分低落，行为举止也有些反常。通过谈话，得知小丽70多岁的母亲罹患癌症，接受化疗后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小丽担心自己刑期较长，出狱时怕见不到母亲，内心焦躁不安。

所里领导得知小丽的“心事”后，决定为其安排一次亲情视频会见，希望借助家庭力量，共同帮助小丽稳定情绪，安心改造。当小丽看到年迈体弱的母亲在其姐姐的陪同下出现在会见室时，百感交集，流着眼泪忏悔过去，一再表示要自觉服从监管，用实际行动改邪归正，早日获得新生。

看到这一幕，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民警也被感动了，同样更深刻地认识到亲情会见的作用与价值。这一做法，收到了与法律和其他社会帮教不同的温情效果。

## ■ 笔随心动

## 感念老兵

○章慧芬

7月31日上午，西子湖畔。由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、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，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、浙江人民出版社承办的《窗口——陈灿诗选》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顺利举行。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议。

我与陈灿相识、共事于上世纪90年代初。读他的诗，听他讲故事，那时的他绝对是我们的偶像。作为“战士诗人”与战斗英雄，他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，我们都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看着他拆信、读信、回信，这应该是他当时最幸福的事。

回望陈灿的诗歌创作历程，可分为三个阶段：一是在战场，二是在野战医院养伤，三是在各种工作岗位上。在战场，生命随时可能消失，他利用枪炮的间隙，躲在猫耳洞里写诗；在战场上负伤后，他忘记痛苦，躺在病床上写诗，或者口述请医护人员帮着记录；此后，不论岗位如何变换，夜深人静之际，是他悄悄与诗歌对话的最美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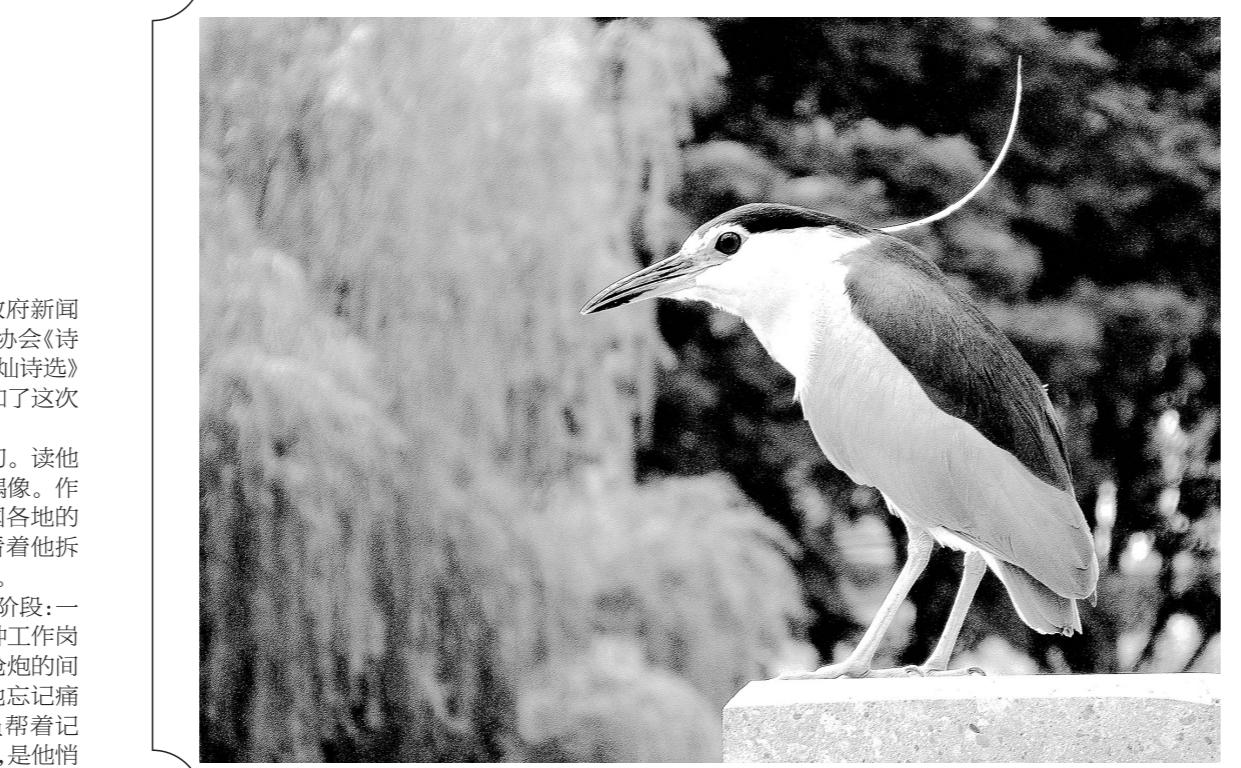
《解放军文艺》原主编，著名诗人刘立云这样评价陈灿：他的诗用他的灿烂生命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家国情怀，什么叫生死契阔，什么叫柔肠寸断。读他的诗，你将跟随他穿越风暴、雷霆、历史的峰回路转，也将听见他的呻吟、歌哭，如同江河那样写在大地上的百感千情。

陈灿说过，他的诗里可以拧出血来，他的诗都是战友的骨头在撑着。《窗口——陈灿诗选》中，尤其关于伤残老兵的那些文字，流着血，带着痛，催人泪下……

此时，我禁不住想起电影《芳华》里的男主角刘峰，一位和陈灿一样参加过那场战争，且失去右臂的老兵。刘峰经不起高额的罚款，又因生活所迫，被无良城管打倒在地，假肢被甩出老远……这样的场景又岂止出现在电影里？

我身边的老兵是幸运的，或者说越来越幸运了。小外孙的太姥爷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，离休多年仍是整个家族中工资最高的；二哥的岳父参加过抗美援朝，这事我们过了很多年以后才知道。二哥的岳父是农村户口，从前几年开始，他每月能拿到退休金及津补贴，心情特别好。我老家邻居家的孩子，刚从部队退伍回来，当地交警中队招聘辅警，要优先录用他，当地最有实力的保安公司也希望他加盟。“现在当兵回来，越来越有地位了！”邻居最近自豪地说。

## ■ 直击真相

淡定  
郭建生 摄

## ■ 闲情逸致

## 不结果的丝瓜

○沈永良

随着天气转暖，我撒在泡沫箱里的丝瓜籽，悄悄地探出了小脑袋，接着长出了许多丝瓜秧。我把它移植到已经种上小蕃茄、茄子秧的旁边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等蕃茄、茄子快要败落之时，丝瓜藤已蓬蓬勃勃地爬上了架子，且有一路向上之势。

丝瓜藤青青绿绿，甚是可爱。我下班回来每天浇水，因为它的根系附在水泥板上，会被灼热的太阳烫死。

丝瓜生命力极强，一缕阳光，一瓢清水，丝瓜藤蔓就会沿着竹竿搭成的棚子攀爬分孽长叶。不久，葳蕤满架，爬上了阳光房、爬上了空调外机，甚至从墙角的水管子上一直攀爬到

了楼上那户人家的防盗窗。

妻子说：“这些丝瓜长得这么高，但不长丝瓜，有什么用，抽空把它弄掉算了！”我不甘心地说：“暂时把它当作风景吧，这些丝瓜是地道的本地品种，到秋天可能会结果。”可到了秋天，还是只长藤蔓，不结丝瓜，连黄花也没开几朵。

立秋过了，丝瓜的果还是没有生出来，看去希望已经很渺茫。我因为在医院里陪父亲，丝瓜已两天忘记浇水。我推开后园，架子上的丝瓜藤，已全部变黄，蔫了。无奈，我索性把满架丝瓜藤扯了下来，拆光了全部架子。

在医院里，我陪父亲聊天，顺便说

起我种的这些不结果的丝瓜：“我种了许多丝瓜，藤爬得老高，丝瓜果却一条不结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父亲说：“丝瓜要种在田地里，田地有泥土气；泡沫箱、花盆只能种好看，不中用。”

时至今日，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逝世近一年了，我家也已经迁居，丝瓜也不种了。在整理几个泡沫箱时，见楼上窗户上还挂着从我家阳台攀爬上去的一根枯焦的丝瓜藤，我的耳畔顿时又响起父亲的话：“丝瓜要种在田地里，田地有泥土气。”

哦，“接地气”才是丝瓜结果最要紧的。

## 怀念男人的样子

○王珍

看了一个视频，是有关郑州地铁5号线“7·20事件”的。视频的最后，当逃生获救的希望出现时，乘客们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共识：让孩子孕妇老人先走，再让女人先走，最后才是男人。很感慨，在灾难当头的危急时刻，郑州人能够沉着冷静、顾全大局、井然有序、听从指挥。特别是男人们，在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、先人后己的英雄气概，让我看到了现代文明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性的光辉，还有男人们顶天立地的人格力量。

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写过一部话剧《寻找男子汉》，曾经轰动一时。这是一出幽默喜剧，通过女主人公舒欢寻找男子汉的经历，表达了剧作者对民族气质的寻觅和呼唤。

曾经，日本演员高仓健，美国

演员史泰龙、施瓦辛格等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女子们刻骨铭心的男神。和时下女人在恋爱时看重男人有车有房一样，当时，硬汉形象是女性找男友的首选。

当年，有不少年轻女孩把男子汉气质简单地理解为“高大威猛，会为了女生打架”。后来的结果是不少女人大呼上当，说，还以为他会为我遮风挡雨，到头来，这些年风风雨雨全都是他给的。

所以，光是刚强铁汉的样子是为偶像剧打造的，和现实关系不大。就像一个笑话所说的那样，一个五岁的小孩犯了错被他爸爸追打，走投无路中“哧溜”钻进了床底深处。爸爸叫他赶紧出来，男孩哭着大喊：“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，我说不出来就是不出来！”这种口头的“男子汉大丈夫”，太儿科了！毕竟，男女不同，

除了生理和外表，更在于内核和灵魂。

但等到那些年曾经猛追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中许文强、丁力的女孩子们成了母亲之后，发现生活在和平年代太平盛世，生活不是打仗，不是丛林冒险，也不是野外生存。威武强壮地战天斗地，并非男人最重要的任务。在家做个菜、送娃上个培训班，和女人共同承担责任的暖男，远比冷酷的男子汉更实用。

如今的社会分工，也不再像农业时代的“男耕女织”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那样男女有别。基本上女人能做的事男人都能做了，如保姆、护士、航空服务生等等。而科技的进步、交通的发达，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——上下楼乘电梯、出入以车代步，很多体力活也逐渐由机器替代了。除了健美教练等个别职

业，四肢发达的肌肉男的高光时刻确实已经过去。

不知不觉间，梳妆打扮不再是女人的专利。香水、底霜、唇膏、绣花裙服、耳环钻饰等，没有什么是男人们不可以涂抹、穿戴的。

上美容店，做指甲护理，男人也是常来常往。影视屏幕中，更是“眼线美男”的天下。长相俊美俏丽，喜欢涂脂抹粉、喜欢照镜子补妆，开口娘娘腔，说话甜腻奶油的“妈宝男”“伪娘”堂而皇之地盛行起来。“软萌”成了男女通用的形容词，各种选秀中，更是性别含糊不清的中性者吃香。就像作家韩寒说的那样：“超女”选出来一个男的，“好男儿”选出来一个女的。

如果这些只是社会的多元化倒也无妨，但若是成为一种主流的审美取向，使阴盛阳衰走向极致，形成万里江山一片“娘”，那就

挺恐怖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郑州地铁5号线上男人们当时一片哭喊声：“妈妈，我好害怕……”这是不是会比灾难更灾难？

不管怎么说，一个健康的社会，终究还是需要不同性别来各自履责、各自担当的。虽然有许多道德品质和人性美是人类共有的，但有一些特质和美好还是男女有别的。如男人的勇敢刚强，女人的温柔贤淑，还是很得人心的。

再比如，“包包”“猫猫”“吃饭饭”，这些话本身不恶心，但若从一个男人嘴里说出来会比较恶心。同样的，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之美，欣赏的人还是不少的，但如果一个男人是林黛玉，你还会觉得他美吗？

时下，有一句赞美男人的话正在流行，叫“这个男人很man（英语：男人）”。其实，这是“寻找男子汉”的又一个轮回到了。

出现一只白狐，而且会幻化成一位白衣仙女。所以大礼堂不是逢年过节演戏热闹非凡的时候我是不敢去玩的，尤其那个礼堂尽头平日里幽暗的戏台，谁知道戏台下隐藏着什么。常有大人说又见到了一道白色的影子，那几天便是经过礼堂街上的门口也要快步走的。

牛栏屋是一排破屋，在东阳溪沿，我家旧菜园边。这里空余的地方用堆稻草，这稻草堆是捉迷藏的最好去处。牛栏屋是一排破屋，在东阳溪沿，我家旧菜园边。这里空余的地方用堆稻草，这稻草堆是捉迷藏的最好去处。牛栏的稻草堆深处，经常会发现一窝小老鼠。小老鼠大多没长毛，肉色透明，眼睛未开，但会发出轻微的“吱吱”声。这个时候，小孩们会围成一圈瞧上半天，瞧够不觉稀奇了有时就扔了，有时大人来了取去做药材，是什么药材，我至今不知。

有时牛栏屋的稻草堆里也会蹲出一只黄鼠狼。抓黄鼠狼就热闹得不得了，牛栏屋会被小孩掀翻天，但黄鼠狼是抓不到的，你能看到他的影子就算不错了。大人抓黄鼠狼是用黄鼠狼套，类似现在抓老鼠的铁笼，只是用木头做成，形状更大。诱饵放在木笼里，诱饵最好是鸡肉，黄鼠狼好这口，往往会落入圈套。大人为什么要抓黄鼠狼，因为它的皮那时可以卖给我做鞋，而且价格很贵，一张皮可以卖4元钱，这在那个年代是个大数目。所以有段时间黄鼠狼都绝迹了，全怪它这身皮。这几年黄鼠狼又多起来到养鸡的破屋里偷鸡吃，因为再没人抓黄鼠狼，它的皮无处收购不值一文。这是黄鼠狼们的幸事，但害苦了养鸡的人家。辛苦养了大半年的阉鸡，又大又肥用来做年鸡，一不留神成了黄鼠狼舌尖上的美食。

还有一种神秘的动物——狐狸，牛栏屋里从没出现过。大约牛栏屋太破烂它不屑于光顾。但据传大礼堂的戏台上常

有